

談應供羅漢賓頭盧

葉珠紅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yehjung@yahoo.com.tw

一、前言

敦煌文書中，保留有晚唐至宋，敦煌百姓為先人追福時所必填，約十二件的〈請賓頭盧疏〉，於其中無法看出賓頭盧傳說在敦煌地區，如何成為普遍的民間信仰，亦即：賓頭盧成為應供羅漢的原因，於〈請賓頭盧疏〉中無從得知。本文就中古漢譯佛經所載賓頭盧的神蹟，試闡佛陀入滅時，囑咐賓頭盧須久住世間，不得入涅槃，須應末世供，為「福田第一」，是賓頭盧成為應供羅漢，出現在敦煌文書〈請賓頭盧疏〉的緣起。

二、賓頭盧之神蹟

賓頭盧，全名賓頭盧頗羅墮誓，頗羅墮誓為姓，賓頭盧為其字¹，是釋迦牟尼佛四大聲聞弟子之一²，入十六、十八羅漢之列³。劉宋時，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所譯之《賓頭盧突羅闍為優陀延王說法經》，詳載賓頭盧的出身⁴；言賓頭盧為輔相之子，出家後，在佛陀的弟子當中，以能夠「降服外道，履行正法。」⁵而聞名，佛陀將入滅時，遺言四大聲聞弟子，應常住世間，不得

¹宋·釋智圓述，《阿彌陀經義疏》卷1：「賓頭盧頗羅墮，或云：『賓度羅跋羅墮闍』；或云：『軍屠鉢漢』，皆梵音楚夏也。賓頭盧翻不動，頗羅墮，真諦三藏翻『捷疾』，或『利根』，或『廣語』，《本行集》翻『重幢』。婆羅門十八姓中一姓也。」又：明·釋智旭，《阿彌陀經要解》卷1：「賓頭盧此云『不動』，尊者之名；頗羅墮此云『利根』，尊者之姓。」《電子佛典集成》，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5年7月，下引版本同。

²釋迦牟尼佛之四大聲聞弟子，分別為：目犍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

³宋·志磐，《佛祖統紀》卷33，言十六羅漢之說，出自《寶雲經》，「然賓頭盧、羅云已在十六之數，今有言十八者，即加迦葉、軍徒。」

⁴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賓頭盧突羅闍為優陀延王說法經》卷1：「時輔相子，名賓頭盧突羅闍。姿容豐美，世所希有。聰明智慧，博聞廣識。仁慈汎愛，志存濟苦。勸化國民，盡修十善。信樂三寶，出家學道。得具足果，遊行教化。」

⁵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弟子品第四〉。

入涅槃⁶，正因四大聲聞弟子身負常住世間之重任，有關他們的神通事蹟，自然就被後人一再傳述，例如：《賢愚經》載賓頭盧：「善能入定，坐禪第一。」⁷賓頭盧因善能入定、降服外道，其最有名的神通事蹟，是以神力取鉢，以及度化跋提長者姊的故事。

（一）現神足取栴檀鉢

賓頭盧以神足取鉢的故事，載於多部經典中⁸，《四分律》載：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時有外道六師，與弟子共住。……時王舍城有長者，是六師弟子。得大段旃檀木，即用作鉢。以寶作絡囊盛之，於中庭豎高標安著其上。唱言：「若此王舍城，有沙門婆羅門，是阿羅漢有神力者，可取此鉢去。」⁹

故事的背景，發生在佛陀草創僧團的初期，身為六師弟子的王舍城長者，其懸鉢之舉，證實了佛陀所帶領的僧團，爲了爭勢力雄長，經常與外道六師鬥法¹⁰；故事接著描述外道富蘭迦葉等人，分別自稱是具有「大神力」的「阿羅漢」，向王舍城長者要鉢，卻「欲取而無由得」之際，一起坐在大石頭上看好戲的賓頭盧與目犍連：

⁶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卷1：「爾時世尊告迦葉曰：『吾今年已衰耗向八十餘，然今如來有四大聲聞，堪任遊化。智慧無盡，眾德具足。……汝等四大聲聞，要不般涅槃。須吾法沒盡，然後乃當般涅槃。』」

⁷北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6：「次有弟子名賓頭盧埵闍，坐寶蓮華，項佩日光。放千光明，暉赫天地。飛昇虛空，來至其國。羨那問曰：『是汝師不？』答曰：『非也，是師弟子，名賓頭盧埵闍。善能入定，坐禪第一。』」按：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下，臚列佛陀諸大弟子的成就：「或見智慧第一如舍利弗；或見神通第一如目犍連；或見頭陀第一如大迦葉；或見說法第一如富樓那；或見樂戒第一如羅睺羅；或見持律第一如優波離；或見天眼第一如阿那律；或見坐禪第一如離婆多。」賓頭盧未名列其中，且「坐禪第一」雖爲離婆多尊者，然均不礙《賢愚經》對賓頭盧的形容。

⁸載賓頭盧現神力取鉢的故事，載於《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二十六；《十誦律》卷第三十七；《四分律》卷第五十一。然詳略互有不同。

⁹後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第五十一〈房舍捷度之餘·雜捷度之一〉。

¹⁰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卷1：「爾時六師外道謂：第一富蘭那迦葉；第二摩斯迦利拏瞿舍梨子；第三散社伊倍羅胝子；第四阿質多難賒迦婆羅；第五迦俱多伽智那耶那；第六尼乾陀若提子等。來詣佛所，欲與世尊共相論議。」按：有關六師與佛陀鬥法的故事，可參見唐·不空譯，《佛說金毘羅童子威德經》卷1。

賓頭盧語目連：「汝是阿羅漢，世尊記汝神足第一，汝可往取。」目連言：「我未曾白衣前現神足。汝亦是阿羅漢，有大神力。世尊記汝師子吼最為第一。汝可往取。」¹¹

目犍連（又稱「大目連」、「目連」），曾被佛陀形容為神通第一¹²，有關他直到死前，也不願在「白衣前現神足」，展神通救自己一命，是為懺悔前業¹³，因此成為佛陀圓寂前，指定為不得入涅槃的人選之一；目犍連不在百姓前現神通，便於理可通，也正因此，自然便把此一為僧團爭光的任務讓給賓頭盧：

時賓頭盧聞目連語已，即合石踊身虛空。遶王舍城七匝，國人皆東西避走，言石欲墮。時彼長者在閤堂上，遙見賓頭盧在虛空中，即合掌作禮，作如是言：「取此鉢賓頭盧。」賓頭盧即取鉢。長者復言：「小下住賓頭盧。」賓頭盧即小下住。時彼長者，從手中取鉢盛滿美食。時賓頭盧取鉢已。還以神足力乘虛而去。¹⁴

賓頭盧現神足取鉢，代表佛陀的僧團勝過外道，應居頭功的賓頭盧卻被其他「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慚愧者。」的比丘共同檢舉，認為賓頭盧不應該在白衣前現神足，一狀告到佛陀面前，佛陀認為賓頭盧現神足取鉢，是「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還以「猶如婬女為半錢故，於眾人前自現。」的比喻，斥責賓頭盧不該於白衣前現神足。

¹¹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第五十一〈房舍捷度之餘·雜捷度之一〉。

¹² 唐·釋玄奘譯，《大寶積經》卷第三十七〈菩薩藏會第十二之三·如來不思議性品第四之一〉「舍利子言：『我昔從佛受持是語：尊者大目犍連於聲聞僧中神通第一。』佛言：『如是如是。』」

¹³ 唐·釋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八，記目犍連被「執杖外道打令爛熟」，舍利子隨後趕到，「以七條衣裹襪其身，猶若櫻兒抱持至寺。」並向眾人解釋目犍連是因佛陀曾說他：「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於通。」因此決定身體被打至「爛熟」，也不現神通。有關目犍連被打的「業因」，目犍連死後，諸弟子問佛陀：「聖者目連曾作何業。被諸外道粉碎其身。」佛陀向大眾說出目犍連原為婆羅門子，因為「母瞋新婦，兒懷忿心。於其母處，不為敬重。」甚至向母親說出：「如何得有勇力之人，打彼身形碎如搥葦。」佛陀言目犍連因為「由於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百生中身常被打，碎如搥葦，乃至今日最後生身。」

¹⁴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第五十一〈房舍捷度之餘·雜捷度之一〉。

《四分律》記賓頭盧現神足取鉢的故事，在《十誦律》中，內容有所不同；《四分律》的王舍城長者，《十誦律》記為樹提居士，樹提居士將客人所贈之栴檀木做了個栴檀鉢，賓頭盧不是在空中取鉢，而是進入禪定，「便於座上伸手取鉢以示居士。」佛陀因而責備賓頭盧：「為赤裸外道物木鉢故，於未受大戒人前現過人聖法。」於是處罰賓頭盧：「盡形壽擯汝，不應此閻浮提住。」賓頭盧聞命後持衣鉢，「入如是定，於閻浮提沒，瞿耶尼現。」《十誦律》記賓頭盧取鉢，結果被佛陀「貶」到瞿耶尼洲，負責教化該地之優婆塞優婆夷。

15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所載賓頭盧取鉢的故事，內容較《四分律》與《十誦律》為簡；以高標綁住栴檀鉢，誘人取鉢的是「諸離車」，佛陀在得知賓頭盧取鉢後，言：「聽受破作香用。」¹⁶栴檀鉢被碎成作香的材料。

以上三部經典所記賓頭盧於白衣前現神足取鉢的故事，佛陀的處理各不相同，《四分律》中，佛陀以姪女為錢自現，來比喻賓頭盧的作為；《十誦律》中，賓頭盧是被佛陀逐出僧團，令往瞿耶尼洲化眾；而在《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中，栴檀鉢被碎成作香的材料來使用，筆者認為，在與六師外道爭勢力的當時，佛陀常令弟子現神通，藉以打敗外道，可知《四分律》載佛陀言賓頭盧現神足取鉢，有如姪女為錢自現的比喻，較不可能；而《十誦律》中，賓頭盧被佛陀逐出僧團，令往瞿耶尼洲教化眾生，此與後來傳說賓頭盧以瞿耶尼洲為宏法道場有關；而《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記佛陀下令將栴檀鉢「破作香用」，似較符合佛陀當時的作為。

除了《十誦律》，《佛說三摩竭經》亦記載佛陀處罰賓頭盧不得入涅槃的經過，但不是因為賓頭盧現神足取鉢，而是賓頭盧因為一時粗心，害一位婦人墮胎，《佛說三摩竭經》言佛陀為了要度化「不信佛法，但好外道。」

¹⁵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十誦律》卷第三十七〈雜誦中調達事之二〉。

¹⁶ 劉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二十六〈第五分雜法〉。

的難國國王分陂檀，命令諸弟子各現神通，同時赴會，賓頭盧當時人在山上靜坐，坐到忘了要往難國赴會：

賓頭盧坐來久，適欲以針縫縷衣。以鍼刺地，縷與衣相連。是時佛已應難國王宮中坐已，賓頭盧即以神足飛行至難國，山便隨賓頭盧後。爾時國中有一女人懷軀，見山來正黑恐墮其上，便大惶怖即墮軀。佛以遙知之，即令摩訶目連以神足飛行迎問：「賓頭盧汝後何等？」賓頭盧即還顧見山，以手攬山擲故處八千里。¹⁷

賓頭盧把身後的大山「一擲八千里」，可說是粗心到全然不顧後果，因而害婦人沒了小孩，佛陀因賓頭盧過失殺人，說道：「汝從今已後，不得復隨我食及與眾會。若當留住，後須彌勒佛出，迺般泥洹去耳。」賓頭盧聽後是「默然憂愁，復自悔責。」食訖便辭別佛陀及諸菩薩、阿羅漢，便入山中¹⁸，從《四分律》、《十誦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載賓頭盧現神足取鉢，以及《佛說三摩竭經》言賓頭盧因過失殺人，被佛陀處罰不得預眾會，是後人言賓頭盧為應供羅漢之所本。

（二）度化跋提長者姊

賓頭盧另一椿見諸小乘經典，展現神蹟的故事，是度化佛陀弟子個個都怕前往乞食的跋提長者姊的故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記載四大聲聞，共同決定要讓跋提長者及其姊信樂佛法，跋提長者因為不想施食給比丘，在家中設有七重門，先是阿那律跟迦葉到跋提長者家，兩人先使神通，隱身穿過七重門，再於跋提長者面前現身乞食，跋提長者之婦對跋提長者說阿那律與迦葉：「愍念君，故來乞食耳。」跋提長者聽後，在「內懷敬伏」之際，此時目犍連「飛在空中為其說法，示教利喜。」跋提長者登時「得法眼淨」，即受三歸五戒，從此不僅施食給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連諸外道也蒙受其惠，阿那律、迦葉、目連三人聯手度化了跋提長者之後，告訴賓頭盧：「我等已化跋提，令其信樂。汝今宜行，次化其姊。」賓頭盧度化跋提長者

¹⁷ 三國吳·天竺沙門竺律炎譯，《佛說三摩竭經》。

¹⁸ 三國吳·天竺沙門竺律炎譯，《佛說三摩竭經》。

姊的經過，可說是賓頭盧神通展現的代表作：

於是賓頭盧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舍，時長者姊手自作麤，忽見賓頭盧便低頭閉目，賓頭盧亦一心視鉢。便語言：「決不與汝。一心視鉢欲以何為？」賓頭盧便身中烟出。復語言：「舉身烟出亦不與汝。」賓頭盧便舉身火燃。復語言：「舉身火燃亦不與汝。」賓頭盧便飛騰虛空。復語言：「飛騰虛空亦不與汝。」賓頭盧便倒懸空中。復語言：「倒懸空中亦不與汝。」¹⁹

賓頭盧身體出烟、火燃，在空中正立、倒掛，神通用盡還依然無法使跋提長者姊施食，可見迦葉等三人要賓頭盧去度化跋提長者姊，早已視其為「不可能的任務」，三人之「預謀」心態，明顯可見；賓頭盧在讓身體冒烟、出火，於空中一陣橫豎亂飛之後，心想：「世尊不聽我等強從人乞便出去。」於是重施在《四分律》中，坐大飛石取鉢的故技，「城中人見，皆大怖懼。恐石落地，莫不馳走。」賓頭盧坐大石到了跋提長者姊家，「便住不去。」此舉果然奏效，跋提長者姊要賓頭盧將石「駕」還原處，答應給食，被賓頭盧以飛石嚇到的跋提長者姊，仍心存慳念：

長者姊作是念：「我不能以大餅施，當更作小者與之。」更作小丸轉反成大，如是三反轉大於前。乃作念言：「我欲作小皆反成大，我今便可趣與一餅。」即以一餅授與。²⁰

跋提長者姊之慳吝，可謂人間少有，賓頭盧最後使出了讓跋提長者姊的手與做餅器具，黏在一起的絕招，總算讓跋提長者姊答應施食與僧，賓頭盧懼其反悔，將跋提長者姊的手與器相連的窘相，「皆經他門使人見之。」最後把人帶到佛陀面前：

¹⁹ 劉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二十六〈第五分雜法〉。

²⁰ 劉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二十六〈第五分雜法〉。

既至佛所，手自供佛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悉飽滿，猶故不盡。持往白佛：「我此少餅供佛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悉飽滿猶故不盡，今當持此著於何處？」佛言：「可著無生草地，若無虫水中。」彼女人便持著無虫水中，水沸作聲如以熱鐵投于小水，便生恐怖，衣毛皆豎，還至佛所。²¹

跋提長者姊之難以度化，最後仍得靠佛陀「為說種種妙法，乃至得法眼淨。受三歸五戒，供給四眾，求道如弟無異。」²²賓頭盧度化跋提長者姊，與現神通取栴檀鉢，地點都在舍衛國王舍城；按理說，佛陀在僧團草創初期，面對一般百姓於佛理還不甚相信，因此要經常與外師六道互爭雄長的情形下，要求弟子在適當時機現神通是必然之舉，《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載：

佛言：「阿難，汝今當知去此舍衛國，一百六十由旬有一大城名曰福增。彼有長者名謨尸羅，而彼城中有諸外道今現集會。謨尸羅長者請佛及聲聞眾，我等當往。各現神變，令彼外道發生淨信，已生信者使不退轉。我當於彼作大利樂，……汝今宜應鳴彼犍椎。集苾芻眾令自知時，各現神通當往受供。」²³

由此可見，佛陀並不反對弟子現神通來折服外道，賓頭盧打敗外道六師取栴檀鉢，出發點是為僧團爭光；度化跋提長者姊，更是本分當行，二事均現神通，下場卻是兩般，賓頭盧取栴檀鉢一事，之所以有不同版本，招致其他「守戒」弟子之譏，以及《四分律》、《十誦律》載佛陀不同的責罰，賓頭盧可說是過於「露才揚己」，設使賓頭盧取鉢前能徵詢佛陀的意見，或許會如同度化跋提長者姊，結局是一種而非三種。

²¹ 劉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二十六〈第五分雜法〉。

²² 劉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二十六〈第五分雜法〉。

²³ 劉宋·施護譯，《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卷上。

三、敦煌文書〈請賓頭盧疏〉的內容與用途

敦煌文書中的〈請賓頭盧疏〉，約有十二件²⁴，以下分就其內容、用途，以及敦煌石窟的羅漢塑像題詞，試探敦煌文書中〈請賓頭盧疏〉提到的「雞足山賓頭盧」，與賓頭盧道場所在地西瞿尼洲，兩者的關係。

（一）〈請賓頭盧疏〉的內容與用途

在唐代，設齋供請賓頭盧，多是為個人植福；在敦煌文書中的〈請賓頭盧疏〉，卻是用途廣泛；有為亡父修七追薦設供²⁵、忌辰設供²⁶、為母追福²⁷，曹元忠以歸義軍節度使之名，於寺中設齋請供，S.4632〈曹元忠請賓頭盧疏〉：

謹請西南方雞足山賓頭盧頗羅墮上座和尚。

右今月八日，南瞻部洲薩訶世界大宋國沙州□諸寺敬設大會，伏願大聖誓受佛教，不舍倉（蒼）生，興運慈悲，依時降駕。謹疏。

乾德六年四月日弟子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敦煌王曹元忠疏。²⁸

「今月八日」的應供大會，疏文日期為「乾德六年四月日」，從中看不出曹元忠〈請賓頭盧疏〉，是否有如道宣《律相感通傳·初問佛事》所言，要在七

²⁴ 黨燕妮，〈賓頭盧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傳〉，統計出敦煌文書中的〈請賓頭盧疏〉共有 12 件，分別是：S.2974，建隆二年（961）二月〈歸義軍節度使曹請賓頭盧頗羅墮誓疏〉；S.3180v，〈請賓頭盧頗羅墮誓疏〉；S.4632，乾德六年（968）〈曹元忠請賓頭盧疏〉；S.5696，淳化三年（992）八月〈陳守定請賓頭盧頗羅墮上座疏〉；S.6424va(1)，乾德六年（968）〈請賓頭盧疏殘片〉；S.6424va(2)〈請賓頭盧疏殘片〉；S.6424vb(1)，開寶八年（975）〈請賓頭盧疏〉；S.6424vb(2)，〈請賓頭盧疏殘片〉；P.3107v，戊寅年〈某乙為亡父大祥追福設供請賓頭盧頗羅墮帖式〉；P.3645c(1)，大漢國〈請賓頭盧疏〉；P.3645c(2)，大漢國〈請賓頭盧疏〉；國圖藏 026va，光啓三年（887）〈僧善惠請賓頭盧為亡母追福疏〉。《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1 期。下引版本同。

²⁵ S.5696〈淳化三年八月親從都頭陳守定請賓頭盧頗羅墮上座疏〉及 P.3645c(1)、(2)，大漢國〈請賓頭盧疏〉。

²⁶ S.2974，建隆二年（961）二月的〈歸義軍節度使曹請賓頭盧頗羅墮誓疏〉。

²⁷ 國圖藏 026va，光啓三年（887）的〈僧善惠請賓頭盧為亡母追福疏〉。

²⁸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頁 152。下引版本同。

日以前先預請賓頭盧（詳見後）；再從P.3107v，原標題作的〈謹請西南方雞足山賓頭盧頗羅墮和尚〉：

右今月八日，于南潤浮提唐國沙州龍淨上寺，奉為叔父某某大祥，追福設供。伏願誓受佛敕，不捨（舍）蒼生，興運慈悲，依時降駕。
戊寅年六月十六日，疏子某某，謹疏。²⁹

疏中標明「六月十六日」的日期，距「今月八日」已過八日，可見敦煌文書的〈請賓頭盧疏〉，是隨俗而設，並未遵照道宣所言的七日預請。黨燕妮將這份文書內容定為「戊寅年某乙為亡父大祥追福設供請賓頭盧頗羅墮帖式」，文書的內容卻是：「為叔父某某大祥，追福設供。」很明顯的，標題與對象不符，從喪禮專有的「大祥」一語來看，為父母服喪滿一年為「小祥」，二年為「大祥」，為叔父追福是不符「大祥」，無論如何，這份文書提供了兩點重要的訊息：一、「今月八日」舉行設供，「六月十六日」才寫下日期，可見並未有七日以前預請賓頭盧的作法；二、從曹元忠與某乙為亡父大祥追福，一官一民的兩份〈請賓頭盧疏〉，開頭或標題均為：「謹請西南方雞足山賓頭盧頗羅墮上座和尚」，內容均有：「伏願大聖誓受佛敕，不捨（舍）蒼生，興運慈悲，依時降駕。」其他的〈請賓頭盧疏〉也大致雷同³⁰，可見敦煌寺院，有提供一定格式的〈請賓頭盧疏〉的「範本」³¹，供民眾填寫。

（二）雞足山與西瞿陀尼洲

玄奘譯《法住記》，提到慶友回答大眾問十六羅漢居何地，言：「第一尊者名賓度羅跋囉惰闍……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³²同於《十誦律》記賓頭盧取鉢，被佛陀命令到瞿耶尼洲（即西瞿陀尼洲）化眾；然而，

²⁹ 轉引自：黨燕妮，〈賓頭盧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傳〉。

³⁰ P.3645c(1)、(2)，大漢國的兩篇〈請賓頭盧疏〉，末句「依時降駕」作「依時早赴」。轉引自：黨燕妮，〈賓頭盧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傳〉。

³¹ 詳見附錄。引自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25、37、44、46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

³² 唐·釋玄奘譯，《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卷1。

敦煌文書〈請賓頭盧疏〉，開頭均作「西南方雞足山賓頭盧頗羅墮上座和尚」，似言「雞足山」就是賓頭盧的道場³³，《大唐西域記》載：

迦葉承旨，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³⁴

《大唐西域記》另述迦葉在雞足山「開山路」的神蹟，可見「雞足山」是迦葉的道場，敦煌文書〈請賓頭盧疏〉，為何稱「雞足山賓頭盧」？黨燕妮認為：「在敦煌民眾信仰中，誤認為賓頭盧住處在雞足山。」³⁵筆者以為，敦煌民眾並非有意將迦葉之「雞足山」與賓頭盧之「西瞿陀尼洲」混而為一，而是在有關「雞足山」的傳說中，山的四周本來就是羅漢經常現身之所，《大唐西域記》載：

鷄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峯崖崇峻，巖崿隱嶙。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盤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覩見。³⁶

五百羅漢經常出沒的，雖非雞足山而是雞足山附近的佛陀伐那山，賓頭盧既為應供羅漢之首，理當率領諸羅漢赴會，敦煌百姓將賓頭盧從雞足山請來，並非不知賓頭盧的道場在遙遠的西瞿陀尼洲，言「雞足山賓頭盧」，是因雞足山附近有五百羅漢出沒，敦煌文書〈請賓頭盧疏〉，開頭作「西南方雞足山賓頭盧頗羅墮上座和尚」，是「因地制宜」的結果；另一個可證明敦煌文書〈請賓頭盧疏〉的「雞足山賓頭盧」，不是敦煌百姓「誤植」的證明，就是敦煌莫高窟，由回鶻人（約 11 世紀）所開鑿的，素有羅漢洞之稱的第 97 窟，其題為「西瞿陀尼洲第一尊者賓度羅跋羅墮闍大阿羅漢與自眷屬一千阿羅漢

³³ 黨燕妮，〈賓頭盧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傳〉：「在敦煌民眾信仰中，誤認為賓頭盧住處在雞足山，雞足山聖僧即是指賓頭盧。」另外，王惠民，〈古代印度賓頭盧信仰的產生及其東傳〉：「敦煌遺書中的幾件〈請賓頭盧疏〉卻云賓頭盧住雞足山，當誤。」《敦煌學輯刊》1995 年第 1 期。下引版本同。

³⁴ 唐·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 9。

³⁵ 黨燕妮，〈賓頭盧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傳〉。

³⁶ 唐·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 9。

等，不入涅槃，作大利益。」³⁷可見敦煌人並非不知賓頭盧的道場在「西瞿陀尼洲」。玄奘弟子窺基，言賓頭盧是「變化身」³⁸，恆於法會應供，從五百羅漢常出現的雞足山附近來，自然是比遠從西瞿陀尼洲來，更令敦煌百姓感到「親近」。

四、結論

賓頭盧以神力取鉢，以及度化跋提長者姊的神蹟故事，奠定了賓頭盧不入涅槃的羅漢形象；在後來有關賓頭盧的傳說中，《阿育王經》首先點出賓頭盧是「第一上座」，其應供時，為「頭髮皓白」的長者形象；繼《阿育王經》之後，有關賓頭盧應供的傳說，從此大行於漢地。劉宋時，釋慧簡根據《十誦律》記賓頭盧取鉢，以及賓頭盧應阿育王齋供的故事，譯出〈請賓頭盧法〉；初唐時，玄奘譯《法住記》，其中提到佛陀涅槃後八百年，慶友在形容十六羅漢時說道：「隨其所應，分散往赴。現種種形，蔽隱聖儀。同常凡眾，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到了盛唐，佛寺牆壁上多繪有〈十六羅漢圖〉，可見在盛唐時，賓頭盧應供的傳說在中土已漸普遍。敦煌莫高窟第 95、97、285 窟，繪有賓頭盧故事的壁畫，而在敦煌文書中，保存有晚唐至宋，共十二件的〈請賓頭盧疏〉；在小乘經典中，賓頭盧不入涅槃，常住世間，恆於法會應供的傳說，之所以出現在大乘佛教流傳已久的敦煌地區，成為普遍的賓頭盧信仰，是跟賓頭盧為應供羅漢的傳說有關，在敦煌地區，百姓為先人追福時所填的〈請賓頭盧疏〉，應是傳說與信仰相結合的產物。

³⁷ 轉引自黨燕妮，〈賓頭盧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傳〉。

³⁸ 唐·窺基，《阿彌陀經疏》卷 1。